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官場現形記 第十二回 設陷阱借刀殺人 割靴腰隔船吃醋

卻說戴大理向巡捕問過底細，曉得他的這個缺是斷送在周老爺手裡，因此將周老爺恨入骨髓。當時卻也不露詞色，向巡捕交代過公事，送過巡捕去後，他卻是直氣得一夜未睡。整整盤算了一夜，總得借端報復他一次，方泄得心頭之恨。且說他這五天假期裡頭，所有文案上幾個同事一齊來瞧他，安慰他。周老爺卻更比別人走的殷勤，每天早晚兩趟，口口聲聲的說：「自從老前輩這兩天不出來，一應公事，覺著很不順手，總望老前輩全愈之後，早點出門才好。」他同戴大理敷衍，戴大理也就同他敷衍。周老爺回到院上，有時劉中丞傳見，問起戴大理的病，周老爺便回中丞說：「戴牧並沒有甚麼病。聽說大人前頭要委他署事，後來又委了別人，他心上不高興，所以請假在家養病。卑職想此番不放手他出去，原是大人看重他的意思，為的年下公事多，他總算這裡熟手，所以留他在裡頭多頓兩個月。卑職伺候上司也伺候過好幾位了，像大人這樣體恤人，曉得人家甘苦，只要有本事能報效，還怕後來沒有提拔嗎？戴牧卻看不透這個道理，反誤會了大人的一番美意，將來總是自己吃虧。」

劉中丞一聽這話，心上好生不悅，道：「我委他缺，又沒有當面同他講過，他若一直在我這裡當差，還怕將來沒有調劑？怎麼我要他多幫我幾個月就不能夠嗎？有病請假，沒病也請假，他還是拿把我，除了他我就沒有人辦事嗎？」周老爺聽了，並不言語。誰知劉中丞倒越想越氣。過了五天，戴大理假期已滿，上去稟見，劉中丞雖沒有見他，幸虧還沒有撤他的委。他仍舊逐日上院辦公事。畢竟他是老公事，劉中丞少不得他，所以雖然不歡喜他，然而有些公事還得同他商量。他一見憲眷比從前差了许多，曉得其中一定有人下井投石，說他的壞話。他也不動聲色，勤勤慎慎辦他的公事，一句話也不多說，一步路亦不多走。見了同事周老爺一班人，格外顯得殷勤，稱兄道弟，好不鬧熱，並且有時還稱周老爺為老夫子，說：「周老爺是中丞從前請的西賓，中丞尚且另眼看待，我等豈可怠慢於他。」周老爺一幫人見他如此隨和，大家也願意同他親近。周老爺沒有家眷，是住在院上的，他不時要到周老爺屋子裡坐坐談談天，還時常從公館裡做好幾件家常小菜，自己帶來給周老爺吃，說是小妾親手做的。如此者兩個多月，大家只見他好，不見他壞。偶然中丞提起，大伙兒一齊替他說好話，因此憲眷又漸漸的復轉來。況且他在院上當差已久，不要說外面人頭熟，就是裡頭的甚麼跟班、門上跑上房的，還有抱小少爺的奶媽子，統通都認得。戴大老爺自從在周老爺面上擺了一會老前輩，就碰了這們一個釘子，吃過這一轉虧，以後便事事留心。這是他閱歷有得，也是他聰明過人之處。

閑話休題。且說此時浙東嚴州一帶地方，時常有土匪作亂，抗官拒捕，打家劫舍，甚不安靜。浙江省城本有幾個營頭，一向是委一位候補道台做統領。現在這當統領的，姓胡號華若，是湖南人氏，同戴大理同鄉同年，因此他倆交情比別人更厚。卻說這班土匪正在桐廬一帶嘯聚，雖是烏合之眾，無奈官兵見了，不要說是打仗，只要望見土匪的影子，早已聞風而逃。官兵有兩種，一種是綠營，便是本城額設的營。太平時節，額九空，都被營官、哨官、千爺、副爺之類，通同吃飽。遇見撫台下來大閱，他便臨期招募，暫時彌縫，只等撫台一走，依然是故態復萌。這番土匪作亂，雖也奉到省台密札，叫他們竭力防禦，保守城池。無奈舊有的兵，大概是老羸疲弱，新招的隊，又多是土棍青皮，平時魚肉鄉愚，無惡不作，到這時候有了護符，更是任所欲為的了。至於那些營官、哨官、千爺、副爺，他的功名大都從鑽營奔競而來，除了接差、送差、吃大煙、抱孩子之外，更有什么能為。平日要捉個小賊尚且不能，更不用說身臨大敵了。一種是防營。從前打「粵匪」，打「捻匪」，甚麼淮軍、湘軍，卻也沒有立下功勞。等到事平之後，裁的裁，撤的撤，一省之內總還留得幾營，以為防守地方起見。當初裁撤的時候，原說留其精銳，汰其軟弱，所以這裡頭很有些打過前敵，殺過「長毛」的人。就是營、哨各官，也都是當時立過汗馬功勞，甚麼「黃馬褂」、「巴魯圖」、「提督軍門頭品頂戴」，一個個保至無可再保。事平之後，那裡有這許多缺應付他們，於是有一此一個防營，就可安頓這一班人不少。又過了二三年，那些打過前敵，殺過「長毛」的人，早已老的老了，死的死了，又招了這些新的，還怕不與綠營一樣。這防營的統領幫帶，無論什麼人，只要有帽子八行書，就可當得，真正打過仗，立過功的人，反都攔起來沒有飯吃。就有幾個上頭有照應，差使幾年不動，到了這種世界，入了這種官場，他若不隨和，不通融，便叫他立腳不穩，而且暮氣已深，嗜好漸染，就是再叫他出去殺賊也殺不動了。至於那些謀挖這個差使的，無非為克扣軍餉起見，其積弊更與綠營相等。這回所說的胡華若胡統領，正坐在這個毛病。

（黃馬褂：皇帝賞給有軍功的臣子的黃色外衣；「巴魯圖」：滿語，武勇之意，是皇帝賜給有軍功的臣子的稱號。）

這時候嚴州一帶地方文武官員，雪片的文書到省告急。上司也曉得該處營泛兵力單弱，不足防禦，就委胡華若統帶六營防軍，前往剿捕。胡華若的這個統領，本是弄了京裡甚麼大帽子信得來的，胸中既無韜略，平時又無紀律。太平無事，尚可優游自在，一旦有警，早已嚇得意亂心慌，等到上頭派了下來，更把他急的走頭無路。只因戴大理交情頂厚，未曾奉札之前，偏偏又是戴大理頭一個趕來送信道喜，請安歸坐，便說：「蠢爾小丑，大兵一到，不難克日蕩平，指日報到捷音，便是超升不次。所以卑職前來叩喜。」胡華若道：「老同年休要取笑！你我彼此知己，更有何話不談。你想，我從前謀挖這個差使的時候，化的銀子你是曉得的，通共只當得半年，從前的虧空還沒彌補，就出了這個岔子，你說我心上是什麼滋味！況且這出兵打仗的事情，豈是你我所做得來的？錢倒沒有弄到，白白的把命送掉，卻是有點划算不來。至於立功得保舉的話，等別人去做罷，這種好處我是不敢妄想了。」

戴大人道：「上頭委了下來，大人總得辛苦一趟。」胡華若道：「我不去！我這身子是吃不來苦的，倘若送了命，豈不是白填在裡頭！甚麼封蔭恤典，我是不貪圖的。等到札子下來，我拚著這官不做，一定交還上頭，請他另委別人。」戴大理道：「這個倒不好退的。好在那裡是烏合之眾，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。大人不過只想不擔這個沉重，其實卑職倒有一條主意：大人上院稟請一個人同去，各式事情只要委了他，無論辦好辦丑，都可不與大人相干。」胡華若忙問：「何人？」戴大理道：「就是同卑職在一塊辦文案的周某人。」胡華若道：「我也曉得這個人，聽說他做過中丞的西席的。」戴大理道：「正是為此，所以他在中丞跟前，言聽計從，竟沒有一人趕得上他。現在上頭委了大人到嚴州剿辦土匪，大人要說下去，以卑職愚見，那是萬萬使不得的，被上頭看了，倒像我們有心規避，恐怕差使辭不掉，還要叫上頭心上不舒服。」胡華若道：「依你老同年的意思怎麼樣？」戴大理道：「現在只等公事一下，大人就上院回中丞，稟請幾個得力隨員一同前去，頭一個就把周某人名字開上，上頭是沒有不答應的。周某人想在中丞跟前當紅差使，好意思說不去。等他前來稟見之時，大人就把一切剿捕事宜，竭力重托在他身上。將來說或事情辦得順手，大家有面子；倘若辦得不好，大人只須往周某人身上一推。中丞見是周某人辦的，就是要說甚麼，也不好說甚麼了。到這時候，大人再去求交卸，求上頭另委他人，上頭就是怪大人辦的不好，譬如有一分不是，到此亦減去七分了。大人明鑒，卑職這個條陳可否使得？」胡華若一聽他言，不禁恍然大悟。連忙滿臉的堆著笑，說道：「老同年此計甚妙，兄弟一定照辦。」

說到這裡，戴大理又請一個安，說道：「將來大人得勝回來，保案裡頭，務求大人在中丞跟前栽培幾句，替卑職插個名字在內。」胡華若道：「只個自然。但怕辦的不好回來，叫老同年打嘴。」戴大理尚未及回答，忽見一個差官來稟：「院上有要事立刻傳見。」戴大理只好起身相辭。胡華若立刻坐轎上院。走進官廳，手本剛才上去，裡頭已叫「請見」。當下劉中丞同他講的就是嚴州府的事情，叫他連夜前去剿辦土匪，並說：「那裡的事情十分緊急。老兄帶了六個營頭先去。如果不敷調遣，趕緊打個電報給兄弟，再調幾營來接應。今天因為事情太急，所以先請老兄來此一談，隨後補了公事送過來。」

胡華若連連答應，等中丞說完，接著回道：「職道的閱歷淺，恐怕辦不好，辜負大人的委任。況且手下辦事的人得力的也很少，現在想求大人賞派幾個人同去。」劉中丞道：「你要調誰，就叫誰去。」胡華若道：「大人這裡文案上的周令，職道曉得這人很有閱歷，從前在大營裡頓過，有了他去，職道各事就可靠托在他一人身上。」劉中丞道：「他吃的了嗎？」胡華若道：「這人職道很曉得的。」劉中丞道：「他能夠吃的了，最好。好在我這裡沒有甚麼大事情，就叫他跟了你去。還要誰？」胡華若又稟了一個候補同知，姓黃號仲皆，一個候補知縣，姓文號西山，連著周老爺一共是三個人。劉中丞統通答應，立刻就叫人傳三個人來見。

三個之中，周老爺是在院上當差的，一傳就到。見面之後，劉中丞告訴他緣故，要他同去剿辦土匪。周老爺聽了，不免自己謙讓了兩句。後見胡華若在旁極力的恭維，說了些「久仰大才，這回的事一定要借重」的話。周老爺一見如此抬舉他，又想倘若得勝回來，倒是升官的捷徑。想到這裡，早已心花都開，便不由自主的答應了下來。胡華若自然歡喜。不多一會子，那兩個也都來了。中丞面諭他們，沒有一個不去的。胡華若便先起身告辭，又叫他三位各人趕緊預備預備，今天夜裡就要動身，公事停刻補過來。三個人站起來答應著。劉中丞便送胡華若出來，一頭走，一頭問他：「三個人派什麼差使？」胡華若回道：「黃丞總辦糧台，文令人甚精細，可以隨營差遣，周令閱歷最深，想委他總理營務。」劉中丞聽了無話，送到二門，一呵腰進去了。那周、黃、文三個不等中丞送客趁空，溜了出來，在外頭候著替統領站了一個班。胡華若吩咐他們趕緊收拾行李，應領薪水，各付三個月，立刻叫人送到。三個人聽了這話，又一齊請安稟謝，送過胡華若上轎不題。

且說周老爺回到文案上，眾同寅是早已得信的了，大伙兒過來道喜，齊說：「上馬殺賊，乃是千載罕逢之機會。班生此去，何異登仙！指日紅旗報捷，甚麼司馬、黃堂，都是指顧問事。那時扶搖直上，便與弟輩分隔雲泥，真令人又羨又爐！」周老爺道：「此仍中丞的栽培，統領的抬舉，與各位老同寅的見愛。此去但能不負期望，僥幸成功，便是莫大幸事，何敢多存妄想。」眾人道：「說那裡話來！」正在那裡謙讓的時候，忽然戴大理走過來，拿他一把袖子，拖到隔壁一間堆公事的屋裡，說道：「我有一句話關照你。」周老爺道：「極蒙指教！但不知是甚麼事情？」戴大理道：「就是稟請你的那位胡統領，他這人同兄弟不但同鄉，而且同年，從前又同過事。雖說他已經過了道班，兄弟卻與他很熟，極知道他的脾氣。老哥現在跟了他去，所以兄弟特地關照一聲，所謂知無不言，方合了我們做朋友的道理。」周老爺道：「老前輩如有關照，實在感激得很？」戴大理道：「客氣。這位胡統領最是小膽，凡百事情，優柔寡斷。你在他手下辦事，只可以獨斷獨行，倘若都要請教過他再做，那是一百年也不會成功的。而且軍情一息萬變，不是可以捱時捱刻的事。你切記我的說話，到那時候該剿者剿，該撫者撫。他雖然是個統領，既然大權交代與你，你就得便宜行事，所謂『將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』。你能如此，他格外敬重你，說你能辦事；倘或事事讓他，他一定拿你看半文不值。我同他頓在一塊兒這許多年，還有什麼不知道的。」

周老爺聽了他的言語，果真感激的了不得，而且是心上發出來的感激，並不是嘴裡空談。當下兩個人又談了一會別的。周老爺趕著回家，收拾行李。未到天黑，胡華若派人把公事送到，又送了三個月的薪水，因為出兵打仗，格外從丰，每月共總二百兩銀子，三個月是六百兩。周老爺開銷過來人，收拾好行李，一直挑到候潮門外江頭下船。那黃、文二位亦剛剛才到。又等了一會子，方見胡統領打著燈籠火把，一路蜂涌而來，到了船上，一同會著。胡華若吩咐立刻開船。船家回道：「現在夜裡不好走，就是開了船，也走不上多少路。不如等到下半夜月亮上來，潮水來的時候，趁著潮水的勢頭，一穿就是多遠，走的又快，伙計們又省力，豈不兩得其便？」船頭上的差官進來把這話回過，胡華若無甚說得，差官退了出去。

原來這錢塘江裡有一種大船，專門承值差使的，其名叫做「江山船」。這船上的女兒、媳婦，一個個都擦脂抹粉，插花帶朵。平時無事的時候，天天坐在船頭上，勾引那些王孫公子上船玩耍；一旦有了差使，他們都在艙裡伺候。他們船上有個口號，把這些女人叫作「招牌主」：無非說是一扇活招牌，可以招徠主顧的意思。這一種船是從來單裝差使，不裝貨的。還有一種可以裝得貨的，不過艙深些，至艙面上的規矩，仍同「江山船」一樣，其名亦叫「茭白船」。除此之外，只有兩頭通的「義烏船」。這「義烏船」也搭客人也裝貨，不過沒有女人伺候罷了。此時胡統領手下的兵丁坐的全是「炮划子」。因為他自己貪舒服，所以特地叫縣裡替他封了一只「江山船」。縣裡要好，知道他還有隨員、師爺，一只船不夠，又封了兩只「茭白船」。當下胡統領坐的是「江山船」，周、黃、文三位隨員老爺，還有胡統領兩位老夫子，一共五個人，分坐了兩只「茭白船」。有人說起這「江山船」名字又叫做「九姓漁船」。只因前朝朱洪武得了天下，把陳友諒一幫人的家小統通貶在船上，猶如官妓一般，所以現在船上的人還是陳友諒一幫人的子孫，別人是不能冒充的。

閑話休題。且說當日胡華若上了「江山船」，各隨員回避之後，便有船上的「招牌主」上來，孝敬了一碗燕菜。胡統領是久在江頭玩耍慣的，上船之後，橫豎用的是皇上家的錢，樂得任意開銷，一應規矩，應有盡有，倒也不必表他。卻說三位隨員，兩位幕賓，分坐了兩只「茭白船」。五人之中，黃仲皆黃老爺是有家眷，一直在杭州的。一位老夫子姓王，表字仲循，是上了年紀的人，而且鴉片癮又來得大，一天吃到晚，一夜吃到天亮，還不過癮，那裡再有工夫去嫖呢。所以這兩個須提開，不必去算。下餘的三個人：第一個文西山文老爺是旗人，年紀又輕，臉蛋兒又嫵媚，穿兩件衣裳，又乾淨，又峭僻。不要說女人見了歡喜，就是男人見了也捨他不得。因為他排行第七，大家都尊他為文七爺。還有一個老夫子，姓趙。他的號本來叫做補蓼，後來被人家叫渾了，竟變成「不了」兩字。年紀也只有二□來歲，拋撇了家小，離鄉背井，二千多里來就這個館，真真合了一句話，「三年不見女人面，見了水牛也覺得彎眉細眼。」這趙不了確實實在有此情景。末了說到周老爺。他這人上回已經表過，業已知其大略。他的為人，卻合了新學家所說的「騎牆黨」一派：遇見正經人，他便正經；碰著了好玩的朋友，他便叫局吃酒，樣樣都來。外面極其圓通，所以人人都歡喜他。但有一件毛病，乃先天帶了來，一世也不會改的，是把銅錢看的太重，除掉送給女人之外，一錢不落虛空地。臨走的時候，胡華若送他三百銀子，他分文不曾帶上船，一齊托朋友替他放在外頭，預備將來收利錢用。他的意思，這回跟著出門打土匪，少不得胡統領總要派兩個營頭給他帶，有兵就有餉，有餉就好由我克扣。倘或短了一千、八百，還可以向胡統領硬借。戴大理說他吃硬不吃軟，他們是熟人，說的話一定是不會錯的。

此刻單表文、趙二位，他倆齊巧頓在一只船上。文七爺早已存心，未曾上船之前，已經吩咐水手，把他這只船開的遠遠的，不要同統領的船緊靠隔壁。船上人會意，知道接到了大財神了。等到一上船，齊巧這船上有個「招牌主」叫做玉仙，是文七爺叫過局的，此刻碰見了熟人，格外要好。文七爺從統領船上回話回來，玉仙忙過來替他接帽子，解帶子，換衣服，脫靴子，連管家都不要用了。跟手玉仙又親自端著燕窩湯，叫文七爺就著他手裡喝湯。兩個人手拉手兒，一併排坐在炕沿上，趙不了見了眼熟，心上想：「到底這些勢利，見了做官的就巴結。」正在盤算的時候，不提防一個人，也拿了一個蓋碗往他面前一放，把他嚇了一跳，定睛看時，不是別人，卻是玉仙的妹妹，名字叫蘭仙的，亦端了一碗燕菜湯給他。你道為何？原來這船上的人起先看見他穿的朴素，不及文七爺穿的體面，還當他是底下人。後來文七爺的管家到後頭沖水說起來，船家才曉得他是總領大人的師爺，所以連忙補了碗燕窩湯。但是罐子裡的燕窩早都倒給文七爺了，剩得一點燕窩滓了。船家正在躊躇，沖水的二爺道：「沖上些開水，再加點白糖，不就結了嗎。」一言提醒了船家，如法泡制，叫蘭仙端了進去。趙不了見了，直把他喜的了不得。又幸虧他生平沒有吃過燕菜，如今吃得甜蜜蜜的，又加蘭仙朝著他擠眉弄眼，弄得他魂不附體，那裡還辨得出是燕菜是糖水。

（列位看官：你可曉得文七爺的嫖是有錢的闊嫖。前頭書上說的陶子堯的嫖，是賺了錢才去嫖的，也要算得闊嫖。單是這位趙不了，他一個做朋友的人，此番跟了東家出門，不過賺上□兩八兩銀子的薪水，那裡來的錢能供他嫖呢。所以他這嫖，只好算是窮嫖。把話說清，列位便知這篇文字不是重複文章了。）

閑話休題。且說趙不了當時把碗糖湯吃完，一口也不剩。吃完之後，也不睡覺，便同蘭仙兩個人盡著在艙裡胡吵。此時文七爺卻同玉仙靜悄悄的在耳房裡，一點聲息也聽不見。一直等到下半夜，齊說潮水來了。船上的伙計一齊站在船頭上候著。只聽老遠的同鑼鼓聲音一般，由遠而近，聲音亦漸漸的大了，及至到了跟前，竟像千軍萬馬一樣，一沖沖了過來。一個回身，把船頭頓了兩頓。伙計們用篙把船頭一撥就轉，趁著潮水，一穿多遠，已經離開江頭□幾里了。其時大眾都被潮水驚醒。不多一刻，天已大亮，船家照例行船。文七爺已經起來的了，看看天色尚早，依舊到耳房裡去睡，玉仙仍舊跟著進去伺候。起先還聽見文七爺同玉仙說話的聲音，後來也不聽見了。趙不了自從同蘭仙鬼混了半夜，等到開船之後，蘭仙卻被船家叫到後稍頭去睡覺，一直不曾出來。中艙只剩得趙不了了一個，舉目無親，好不淒涼可慘。一回想到玉仙待文七爺的情形，一回又想到蘭仙的模樣兒，真正心上好像有□五個吊桶一般，七上八下。

到了次日停船之後，文七爺照例替玉仙擺了一桌八大八小的飯，請的客便是兩船上幾個同事，只是沒有請統領。王、黃二位沒有叫陪花，周老爺也不想不叫。文七爺說：「你不帶局，太冷清。」周老爺無法，便帶了他坐船上一個小「招牌主」，名字叫招弟的。趙不了不用說，剛才入座，蘭仙已經跟在身後坐下了。文七爺還嫌冷清，又偷偷的叫人把統領船上的兩個「招牌主」一齊叫了來，坐在身旁。等到大碗小碗一齊上齊，通桌的陪花，從主人起，五啊六啊，每人豁了一個通關。把拳豁完，便是玉仙抱著琵琶，唱了一支「先帝爺」。文七爺自己點鼓板。玉仙唱完，蘭仙接著唱了一支小調。一面唱，一面同趙不了做眉眼。趙不了不時回頭去看他，又被人家看出來，一齊喝采。文七爺吵著要趙不了替他擺飯。趙不了算算自己腰包裡的錢，只夠擺酒，不夠擺飯，便一口咬定不肯擺飯。蘭仙拗他不過，只得替他交代了一台酒。

（陪花：花，美女；陪花，陪酒女郎一類。）

文七爺曉得趙不了還要翻？，便催著上飯。吃過之後，撤去殘席。黃、王二位要過船過癮，趙不了不放，說：「我是難得擺酒的，怎麼二位就不賞臉？」王、黃二位無奈，只得就在這邊船上過癮。「江山船」上的規矩，擺飯是八塊洋錢，便飯六塊，擺酒只要四塊。趙不了搭連袋裡只剩得三塊洋錢，八個角子，還有□幾個銅錢。趁空向他同事王仲循借了三個角子，一共□一個角子，又同文七爺管家掉到一塊大洋錢。錢換停當，席面已經擺好了。趙不了坐了主位，好不興頭。黃、王二位還是不叫陪花。周老爺依舊叫的是招弟。因為招弟年紀只有□一歲，一上船時，船家老板奶奶就同周老爺說過：「只要老爺肯照顧，多少請老爺賞賜，斷乎不敢計較。」所以周老爺打了這個算盤，認定主意，一直叫他。文七爺是不用說，自家一個玉仙，還有統領船上的兩個「招牌主」，一共三個。文七爺擺飯的時候，聽說統領大人正在船上打磕銃，所以敢把他船上的「招牌主」叫了來。起先原關照過的，等到統領一醒，叫他們來知會，姊妹兩個分一個過去伺候大人，免得大人寂寞。誰知胡統領這個磕銃竟打了三個鐘頭，方才睡醒。這邊文七爺連吃兩台，酒落歡腸，不知不覺寬飲了幾杯，竟其大有醉意。等到統領船上的人前來關照說「大人已醒」，叫他姊妹們過去一個，誰知被文七爺扣牢不放。

（打磕銃：坐著小睡。）

原來統領船上的「招牌主」是姊妹兩個：姊姊叫龍珠，現在□八歲；妹妹叫鳳珠，現在□六歲。他二人長的一個是沉魚落雁之容，一個是閉月羞花之貌，真正數一數二的人才。凡有官場來往，都指定要他家的船。其實胡統領同龍珠的交情，也非尋常泛泛可比。首縣大老爺會走心境，所以在江頭就替他封了這只船。胡統領上船之後，要茶要水，全是龍珠一人承值，龍珠偶然有事，便是鳳珠替代。因為鳳珠也是□六歲的人了，胡統領早存了個得隲望蜀的心思，想慢慢施展他一箭雙雕的手段。所以姊妹兩個，都是他心坎上的人，除掉打盹之外，總得有一個常在跟前。

這回一覺醒來，不見他姊妹的影子，叫了兩聲，也沒人答應。一個人起來坐了一回，又背著手踱來踱去，走了兩趟，心內好不耐煩。側著耳朵一聽，恍惚老遠的有豁拳的聲音。又聽了一聽，有個大嗓在那裡唱京調，唱的是「烏龍院」，剛唱到「我為你蓋了烏龍院，我為你化了許多銀」兩句，一時辨不出誰的聲音。又側耳一聽，忽然一陣笑聲，卻是龍珠，不是別人。胡統領滿腹狐疑，到底是誰在那裡唱呢？又聽那船上唱道：「舉手掄拳將爾打。」唱完此句，大眾一齊喝采，這裡頭卻明明白白夾著趙不了的聲音。胡統領至此方才大悟，剛才唱的不是別人，一定文七爺，不由怒從心上起，火向耳邊生，把桌子上一只茶碗，豁郎一聲，向地下摔了個粉碎。又停了半晌，還沒有人過來。原來這邊大船上的人，什麼老板、伙計，連著大人的跟班、差官，一齊都趕到那邊船上去瞧熱鬧，這邊卻未剩得一人。胡統領此時大發雷霆，真按捺不住了，順手取過一張椅子，從船窗洞裡丟了出來。幸虧隔壁船上聽見響動，趕出來一看，才曉得統領動氣。他們船幫裡，本是互相關照的，趕忙跑到文七爺船上，如此這般，說了一遍。大家都嚇昏了。趙不了平時畏東家如虎，一聽此信，忙著叫撤台面。無奈文七爺多吃了幾杯，便嚷著說：「我是不受他節制的。他們當統領的好玩，難道我們當隨員的不好玩麼？」一面說，一面伸著兩只手把龍珠姊妹兩個的衣裳按住。後來被龍珠說了多少好話，把鳳珠留下，才算放他。文七爺還發脾氣，說龍珠是統領心上的人，「你們這些爛婊子，只知道巴結大人，把我們不放在眼裡！」

龍珠也不敢回嘴，急忙趕回自己船上。只見統領大人面孔已發青了。一個船老板，三四個伙計，跪在地下磕響頭。胡統領罵了船家，又問：「這裡是那一縣該管？」吩咐差官：「拿片子，把這些混帳王八蛋一齊送到縣裡去！」此時龍珠過來，巴結又不好，分辯又不好。他們在文七爺船上做的事，及文七爺醉後之言，又全被統領聽在耳朵裡，所以又是氣，又是醋，併在一處，一發而不可收拾。後來幸虧一個伶俐差官見此事沒有收場，於是心生一計，跑了進來，幫著統領把船家踢了幾腳，嘴裡說道：「有話到縣裡講去，大人沒有工夫同你們嚙蘇。」說著，便把一干人帶到船頭上，好讓龍珠一個人在艙裡伺候大人，慢慢的替大人消氣。起先胡統領板著面孔不去理他，禁不住龍珠媚言柔語，大人也就軟了下來。大人躺在煙鋪上吃煙，龍珠在一旁燒煙。統領便問起他來：「怎麼在那船上同文老爺要好，一直不過來？想是討厭我老鬍子不如文老爺長得標致？既然如此，我也不要你裝煙了。」龍珠聞言，忙忙的分辯道：「他們船上的『招牌主』叫我去玩，所以誤了大人的差使，並沒有看見姓文的影子。」胡統領道：「你不要賴。都被我聽見了，還想賴呢。」一面同龍珠說話，又勾起剛才吃醋的心，把文老爺恨如切骨，還說：「是甚麼時候，當的甚麼差使，他們竟其一味的吃酒作樂，這還了得！」只因這一番，胡統領同文老爺竟因龍珠生出無數的風波來，連周老爺、趙不了統通有分在內。要知端的，且聽續編分解。